在《雪山大地》中，寻回外公沉默的往事

作者：袁文慧 班级：24级本科护理9班 学院：医学与生命科学学院 联系电话：19021893753

收到辅导员在群里发的征文通知时，我正在图书馆里对着厚厚的医学教材“苦战”。“《雪山大地》，杨志军著”，我默念着这个名字，脑海里浮现的却是外公书架上那本边缘已经磨损的旧书。我依稀记得，很多个午后，外公就是戴着老花镜，坐在藤椅上默默翻看它。

带着一丝好奇，也为了完成“任务”，我从图书馆借来了这本小说。起初，我只是想快速浏览，凑出一篇心得。但没想到，翻开第一页，那片广袤、苍凉而又充满生命力的雪山大地，便紧紧抓住了我。更没想到的是，我竟在这本书里，读懂了外公那段我从未真正理解的沉默岁月。

我的外公年轻时，曾在青海支援建设，待过好几年。每当过年团聚，家人们起哄让他讲讲高原的故事，他总是摆摆手，用一句“没啥好讲的，就是冷，就是荒”轻轻带过。于是，在我童年的想象里，外公待过的地方，就是一片单调、艰苦的灰色世界。直到《雪山大地》为我打开了那扇门。

书中描绘的沁多草原、麻风病隔离村、雪崩与狼群……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，不再是遥远的故事，而是外公可能亲身见证过的土地。当读到主人公们如何在极端环境中，与藏族同胞从隔阂到交融，如何用近乎固执的坚守去践行一份责任与承诺时，我忽然明白了外公那句“没啥好讲的”背后，藏着怎样厚重的情感。不是无话可说，而是那段记忆太沉重、太珍贵，以至于任何轻率的讲述都像是一种亵渎。那种沉默，如同雪山本身的沉默，内里却奔涌着江河。

书里有一个细节深深打动了我：汉族干部项才让（他的藏名）为了救一个孩子，在暴风雪中几乎冻掉双脚。合上书页的那个晚上，我破天荒地给外公打了个电话，没有像往常一样只是问“身体好吗”或“吃饭了吗”，而是直接问他：“外公，你看过《雪山雪山大地》吗？”

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然后我听见外公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惊讶和不易察觉的激动：“你这孩子，怎么想起看那本书了？”

那个晚上，我们聊了将近一个小时。外公的话匣子终于打开了。他并没有讲什么宏大故事，只是说起了当年一起工作的那位像桑杰一样的藏族大叔，如何教他们在高原生火取暖；说起他们如何帮助当地的村民建起小小的医疗站，孩子们的眼睛，就像书里写的那样，“清澈得像高原的湖水”；他说起离开高原时，望着窗外的雪山越来越远，心里那种空落落的感觉。他说：“那地方，苦是真的苦，但人心干净，天也蓝得透亮。”

那一刻，文学与现实在我的生命里轰然交汇。《雪山大地》不再只是一本小说，它成了一座桥梁，连接了外公的青春和我的当下。我终于理解，外公身上那种宽容温和、对物质淡泊、对情义看得很重的品格，其底色或许就来自那片雪山大地。它塑造了他，而通过这本书，这种精神也悄然流入了我的血脉。

作为医学生，我们未来的职业同样关乎生命、责任与坚守。我们面对的或许不是自然界的严酷，但将是病痛的残酷与人性的复杂。《雪山大地》中那种对生命的敬畏，对脚下土地和身边人的深情，不正与我们“健康所系，性命相托”的誓言暗合吗？它教会我，真正的强大，不是征服，而是守护与共生。

感谢这次征文活动，它像一次温柔的“逼迫”，让我没有错过这本好书。更感谢《雪山大地》，它让我进行了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，不仅与书中的人物，更与我最亲爱的长辈。我想，这就是阅读的魅力所在——它总能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，照亮我们生命中那些被忽略的角落，让我们重新认识世界，也重新认识彼此。

那片雪山大地，从未远去。它沉淀在外公的记忆里，也烙印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图谱中，沉默，却充满力量。